

凤凰文库·人文与社会系列

SOURCES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

自我的根源

现代认同的形成

[加拿大] 查尔斯·泰勒 著 韩震 等译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译林出版社
YILIN PRESS

凤凰文库·人文与社会系列

SOURCES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

自我的根源

现代认同的形成

[加拿大] 查尔斯·泰勒 著 韩震 等译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译林出版社
YILI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加)泰勒(Taylor, C.)著;韩震等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5

(凤凰文库·人文与社会系列)

书名原文:Sources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

ISBN 978-7-5447-0515-8

I. 自… II. ①泰… ②韩… III. 自我完善化 IV. C9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23785号

Copyright © 1989 by Charles Taylor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Bardon Chinese Media Agency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3 by Yilin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7-119号

书 名 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

著 者 [加拿大]查尔斯·泰勒

译 者 韩 震 王成兵 乔春霞 李 伟 彭立群

责任编辑 胡传胜 陈 叶

装帧设计 武 迪 姜 嵩 顾晓军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47号,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pspress.cn>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新博览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960 mm × 1304 mm 1/32

印 张 23.625

字 数 579千

版 次 2008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0515-8

定 价 62.00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展。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主编序

这里收入的译著,大多来自“人文与社会译丛”的出版计划,其中有的已经问世多年,有的则还没有来得及印行,现在都被统筹到了新的系列中。

于是又要为此写一篇新序。也好!趁着这个时机,我就来交代一下这套丛书的初始动机。已经事过差不多二十年,所以不妨更加坦诚地披露:自己对于这类著作的心灵饥渴,当年是在街头的人流中突然涌现的。仿佛遭遇了大地震一样,我冷不防近乎绝望地发现,周边没有什么可以遮风挡雨的,而头脑中更是空空如也——以往读过的那些迂远的智慧书,如今信着全无处!

这样一来,就势必要从头读起,否则就无力去因应深重的当代危机。正是在这种发奋的心境中,这套丛书既延展了八十年代,又突破了八十年代。无论要为此陷入多少繁琐的细节,我念兹在兹的都一直在于:对于中国问题的解答,甚至对于中国问题的确认,都不能仅凭勇敢与冲动,还同样需要沉潜与周密。

为了咬定这个目标,我主动选择了一条独特的、如今看来也尤其适合我的道路。尽管身陷于官气十足的高等学府,不可能完全自外于

其名利规则,但更其吸引我的却是:由于更需要倚重读者的自由选择,所以中国的出版企业,就总是要超前于它的教育事业。说到底,正是学术出版的民间品格,才是自己长期热衷此道的真实原因。

就这样,在长达十余年的坚持与苦熬中,心血一点一滴地淌下,终于汇成了如今这一汪活水。幸赖译林同仁的通力合作,这套书居然积成了现在的规模。不过,眼下还不到庆功的时候,反而应当老老实实地承认:其实在编辑过程中,慰悦与追悔、惊喜与惊诧,至少是同样的多。无论在确定书目、购买版权方面,还是在申报选题、甄选译者方面,总会蹦出意想不到的困扰,让原有的设想不断地打折和受挫……

幸而,这些点点滴滴的心血,经年累月地流淌下来,还是在顽石上留下了刻痕。正如我的另一套“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早从坊间走进了北大的讲堂,开拓出了新的博士方向一样,我们这套主攻社会思想的丛书,也已开始成为北大同学的热门读本。在最好的情况下,总还是有可能不仅充当饭桌上的谈资,还会潜移默化他们的文化前理解。

正是在这个关口,我个人的兴奋点,就再次转回了研究室。毫无疑问,翻译工作对于现当代中国,具有别提多大的重要性。可话说回来,就算所有的翻译计划都得以实施,甚至所有的文句都没有翻错,中华民族也不能光靠这一点,就奢言什么文化上的崛起。若无力透纸背的批注,若无激烈抗辩的对话,若无充满想象的发挥,那么,这些历尽艰辛翻译出来的著作,终不过是些抛到水面的瓦片,刚刚溅起表浅的涟漪,就要沉入冰冷的一潭死水了。

要知道,我们这项卷帙浩繁的翻译工程,以及其他性质类似、规模较小的翻译工程,之所以能时时引起心灵的骚动,那无非是因为,当代中国的种种危机,有着无可回避的世界性背景——缘此,那些令我们深感困扰的中国问题,说穿了原本就是世界性的难题。

在这种情势下,也就理应心存这样的念想:一方面,如果自身并无

内在的智慧和思力,那也就没有什么资质和根底,去真正分享别人的智慧,而只会被这些天书把心智搅得更乱;另一方面,一旦真正读懂了这些译著,则注定要发愿去激活这类智慧,并把自己的创造性运思,毫无愧色地回馈给整个世界。

最后,要特别感谢我的长年合作者彭刚,感谢他为此承受的繁难,和为此贡献的耐力——尽管若非遇到这种场合,以我们之间的默契与认同,原不必把这种感激之情说出来,更不要说当着公众的面把它说出来!

刘 东

2008年3月29日于京北弘庐

编者的话

查尔斯·泰勒是晚近英语哲学的关键人物之一，社群主义的主将。他也是最多产的思想家之一，在世的著名思想家中，也许只有他才能和哈贝马斯的著作量相抗衡。对被称为现代性的文化和社会重大转变的反思，令泰勒获得世界范围内的广泛推崇。他被誉为当代英美道德哲学领域首屈一指的思想家，也被部分中国学者认为是与中国儒家文化最具对话空间的西方社群主义大师。泰勒在他的家乡加拿大魁北克也是一位公众人物，是新民主党的顾问和政治候选人。他一直很乐意把同事的一句赞美当作对他最大的恭维：“他是我曾见过的最民主的人。”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泰勒稳步地推进自己的思考。在波普尔和伯林那一代的英美自由主义思想家把黑格尔哲学当作纳粹主义的重要根源而大加挞伐的时候（这种对黑格尔哲学的敌视从二十年代的罗素、卡尔纳普就开始了），他发表了对黑格尔的著名解读（《黑格尔》，1971），说“和解”（Reconciliation）是黑格尔的哲学理想，而这种理想不是正宗的自由主义又是什么呢？八十年代以后，他在与所谓原子主义的自由主义争论中，提出自己的带有社群主义倾向的道德理论

(最重要的表现是1994年《承认的政治》)。但是奠定他在西方思想界重要地位的,是1989年出版的《自我的根源》,此书是从自我或主体概念的发展的角度对现代性作出的著名的“解读”(他自己的用词),或者说对现代性道德的重建。此后,他就与哈贝马斯、麦金太尔、沃尔泽等人一道,成为最重要的反思现代性的思想家之一。

在《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这本富有洞察力的权威著作中,泰勒从自我认同的角度对整个西方近代思想的成功作了系统的介绍。作者指出:认同问题才是社会与道德哲学的中心。他试图挖掘现代性文化和社会重大转变的道德起源,追寻人类对自我的现代理解从何而来,进而对自我实现的主张进行深入剖析,指出它与传统价值和社会承诺的背离可能造成的分裂隐患,从而以所谓社群主义,与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观念形成抗衡之势。

在书中,他至少从四个方面探讨了认同与善的关系问题。首先,他从历史叙事的角度,陈述了现代性认同在与道德意义上的善及其来源的关系中的发展脉络;其次,他论证了在西方正日益被接受的仁慈的现代性道德与普遍公平;再次,他描述了现代性道德日益脱离曾孕育其成长的有神论和启蒙主义的现状;最后,泰勒提出了能够巩固我们的现代性道德姿态的后道德规范的三种根源。第一种根源是从奥古斯丁开始,经笛卡尔、蒙田直到当代的现象学对内在性或自我深度的体验与挖掘(“我自己”);第二种根源是从宗教改革基督教的理性化开始,经启蒙运动时期的道德情操理论、十九世纪的基督教复兴运动中的天意秩序理论直到当代的对日常生活的肯定;第三种根源则是对笛卡尔的分解式理性和工具理性进行抗议的浪漫主义和表现主义运动及其后继的二十世纪现代主义运动(“表现性的满足或实现”)。

在泰勒看来,现代性境遇中也作为现代性动力与组成部分的自我对善的追问与认同,主要是围绕这三个方面进行的:我是什么?日常

生活在我的道德图式中有什么地位？我对现代世界中我的境遇的感受、见解、要求的表达，也就是体现我对善的找寻、在这种找寻中所透露的不满与绝望等等，在塑造现代性道德时起到什么作用？现代性过程中几乎所有哲学运动、宗教运动、道德运动与艺术运动，都与这些问题相关。围绕这些问题，形成了许许多多相互缠绕、相互冲突的思潮。对这些方面的（特别是它们“未表达”出来的方面）的勾画，使泰勒涉猎了传统的神学、宗教、认识论、伦理学、美学与艺术史等各个领域。

自我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不断生长的、有巨大的可塑性、无限的可能性、无限的内在深度的过程。泰勒的现代化的自我概念是一种最广义的人性概念。这也是哲学对主要由心理学与艺术理论开拓的“自我”概念的“刷新”，一种到目前为止最广泛的自我或认同概念。这部六十万字的皇皇巨著，正如《纽约书评》所评论的，“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巨著，这表现在部头上和它涵盖的范围上，更体现在它对人性的同情和思想的宽容与深度上。很少有著作致力于如此宏大的主题”。

这部著作，既通过观念史（或曰知识考古学）的研究来描绘现代以来西方人道德空间的形变过程和道德信念的变迁过程，从而探寻现代认同的形成过程；更进一步，其深层的目的或许还是想要提供一种文化病理学或诊断学，其治疗的关键之处在于，让人们回到源始，追溯冲突的起源，产生一种根源性的、反思性的知识。这是一种极端宽广的道德理论，一种理解一切、宽恕一切、肯定一切的道德理论。在泰勒所勾勒的现代性的道德地形图中，是没有恶的位置的。“正确地理解了现代性，就是实施拯救活动”，这是他的宣言。泰勒借此奋起反抗当代主流思想界对道德本体论的集体压制，他试图通过自己的研究和呼喊来打破这种“精神上的窒息”，来治疗这“精神根源的萎缩”，从而试图帮助西方文明找到再度青春的源泉。

有学者认为，如果说查尔斯·泰勒的《黑格尔》还可以称为是一个

偶然,那么《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只能是一个必然,因为“自我”这个现代思想的核心概念在《黑格尔》中已得到很好的把握,而到了《自我的根源》这里,更是被阐发得淋漓尽致。此书被誉为“近二十五年来最重要的哲学著作”,是查尔斯·泰勒倾注了两年的时间和心血精心浇铸而成的,当然,它更值得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我们花费更多的时间和心血来静心研读。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曾一度陷入困境。这件艾布拉姆斯花了我数年时间,而且对于这本书应当写些什么,我也屡次改变主意。这种情形持续了很多年,对应该如何切入问题,我曾数次改变看法。这部分地是由于熟知的原因,好长时间内我吃不准我想说什么;部分地是由于好高骛远的进取心本性,即试图明确表达和写出现代认同的历史。用这个术语,我想标示出整个系列的(大部分未表述出来)关于什么是人类的主体性的理解:这就是内在感、自由、个性和被嵌入本性的存在,在现代西方,它们就是在家的感觉。

但是,我也想表明:很大程度上是在我们未意识到的情况下,这种认同的理想和禁令——使什么突出和使什么遮蔽——是怎样形成我们的哲学思想、我们的认识论和我们的语言哲学的。被假定为从对某种自我既没有也不应当闯入的领域的严肃考察所取得的学说,实际反映出来的那种帮助我们构成我们这种认同的理想,要比我们认识到的多得多。我认为,这显然适用于从笛卡尔到奎因的表象的认识论。

另外,我们的认同这幅肖像注定要用做现代性新理解的出发点。这就是说,这个问题由于已经包含近三个或四个世纪的我们的文化和

社会的重大变化,并且因某种原因使这些变化进入焦点,继续使我们着迷。诸如福柯、哈贝马斯和麦金太尔这样主要的当代思想家们的著作,就是关注这个问题。其他人,尽管没有明确地谈及这个问题,也以他们所采取的态度假定了问题如何而来的某种图式,即使这是对待过去的思想和文化不予考虑的一种态度。这并非是无缘无故的着迷。如果不能掌握这一历史,我们就不能理解我们自己。

但是,我发现我本人对当今流行的关于这个主题的观点并不满意。有些是乐观的,以为我们正在攀登新的高原;另外的观点展示了一幅衰退、失落、遗忘的画面。在我看来,它们都是不正确的;两方面都忽视了我们境遇的极其重要的特点。我认为,我们还没有抓住那些给我们现时代以特征的伟大与危险、宏大与卑微(*grandeur et misere*)的独一无二的结合点。要理解现代认同的全部复杂性和丰富性,首先是要理解,就我们所有人都试图摆脱它来说,我们也就在多大程度上卷入其中;其次是看到,我们围绕着它所作的那些左右摇摆的片面性判断是如何肤浅和偏颇。

但是,我认为,除非我们弄清了关于自我的现代理解是如何从人类认同的较早情景中发展而来的,否则我们就不能把握这种丰富性和复杂性。这本书试图通过描述其起源,来界定现代认同。

我们把注意的焦点放在认同的这三个主要侧面上:首先,现代的内在性,即作为带有内部深度存在的我们自身的感觉,以及我们是“我们自己”的联结性概念;其次,由现代早期发展而来的对日常生活的肯定;第三,作为内在道德根源的表现主义本性概念。在第一侧面中,我要对从奥古斯丁到笛卡尔和蒙田,再到我们自己的时代,进行探索;在第二部分,我的论述从宗教改革起,经启蒙运动,直到它的当代形式;而在第三部分,我的描述从它在十八世纪末叶的起源开始,经过十九世纪的演变,直到它在二十世纪文献中的表现形式。

第二到第五编,是这本书的主体,它阐明了发展着的现代认同的这个图景。论述是分析和编年的结合。但是,因为我论述过程的整个路线是要标明自我感和道德视界之间、认同与善之间的联系,我感觉到,在没有关于这些联系的某些初步讨论的情况下,我就不能进行这项研究。由于在当代居支配地位的道德哲学试图掩饰这一联系,所以,这项研究看起来更有必要了。为了弄清它们,我们必须从多种意义上,正确评价善在我们的道德观点和生活中的地位。但是,准确说来,这却是当代道德哲学所极难于接受的。因而这本书的开篇部分就试图简明扼要地勾勒出自我与道德之间关系的状况,在这部著作的其余部分我随之加以利用。那些十分厌烦现代哲学的人,可以跳过第一编;那些厌烦历史的人,如果不经意地拿到了这部著作,也就不必读其余的部分了。

正如我已指出的,对于我们能够以比通常更富有成果和更少片面性的方式把握现代性的现象来说,整个研究只是一个序曲。在这本部头已经够大的书中,我没有篇幅再描绘这些现象的全面的替代性图景。我将把这个任务,连同对现代认同与认识论和语言哲学的联系的分析,留给以后的著作。但是,我试图在结论一章中阐明,什么样的结果从浮现中的现代认同的故事中产生出来。简明地说,就是这种认同在道德根源中比它的谴责者所承认的要丰富得多,但是由于其最热情的辩护人贫困的哲学语言,这种丰富性被弄得看不见了。现代性急需从它的最无条件的支持者那里解救出来——一个文化史上或许不是没有先例的尴尬处境。正确地理解现代性,就是实施拯救活动。在结论中,我试图解释为什么我认为实施拯救是重要的,甚至是迫切的。

xi

这本书经过了长时期的准备,在此期间与全灵学院及整个牛津大学,还有麦吉尔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兰克福大学及耶路撒冷

大学的同事们的讨论,使我受益匪浅,这些同事包括詹姆斯·塔利、休伯特·德雷福斯、亚历山大·内哈马斯、简·鲁宾、于尔根·哈贝马斯、阿克塞尔·亨尼思、米夏·布鲁姆利克、马丁·洛—贝尔、豪克·布伦克霍斯特、西蒙·钱伯斯、保尔·罗森堡、戴维·哈特曼和居伊·斯特劳姆萨。受劳伦斯·弗里曼和蒙特利尔本笃会修道院的邀请而进行的“约翰总追思”讲座,为我提供了阐述我正在试图集成的现代性图景的宝贵场合。而且随后的讨论,也是非常有益的。

但是,如果没有我在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度过的一年,我就不可能完成这个项目。我非常感谢克利福德·格尔茨、阿尔伯特·希尔施曼和迈克尔·沃尔泽,这既是因为这一年的研究,也是因为 we 那段时间在研究所的不可比拟的气氛中所进行的有价值的讨论。我同样想感谢国家人文基金会,是它提供的资助使这一年的研究成为可能。

我感激加拿大文化委员会资助我伊萨克·基拉姆研究奖金,它使得我可能享受另外一年的假期。事实证明这是极端重要的。我也感谢麦吉尔大学准予学术休假,感谢加拿大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理事会提供学术休假奖金,它们使我得以完成本书手稿。

麦吉尔大学向我提供了帮助修改手稿和准备索引的研究资助,我谨致谢意。

我非常感激梅特·约尔特对手稿的评论。我应当感谢阿尔巴和米丽亚姆的宝贵的建议,感谢克伦和比茜亚使我接触了有关存在的不熟悉的方面,还就更新了的实用主义感谢比塔。我还应当感谢葛蕾塔·泰勒和梅丽莎·斯蒂尔,是她们帮助我准备了手稿的最后定本以便出版,也要感谢旺达·泰勒所做的校对和索引。

我感激代表迈克尔·B.叶芝和麦克米兰伦敦有限公司利益的麦

克米兰出版公司和 A. P. 瓦特股份有限公司允许我从 W. B. 叶芝的《在学童之间》引用一些诗行,此书重印自理查德·芬纳兰编的《新版 W. B. 叶芝诗集》,一九二八年版的版权属于麦克米兰出版公司,一九五六年的修订版版权属于乔治·叶芝;感谢新方向出版社准许我从《人物:伊兹拉·庞德诗集》引用伊兹拉·庞德的《在地铁车站》,此诗集一九二六年的版权属于伊兹拉·庞德,由新方向出版社重印(1949);感谢费伯—费伯有限公司及漫话印书馆准许引用《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最早文本的一节诗,其一九四〇年版本的版权属于 W. H. 奥登,重印自爱德华·门德尔松编的 W. H. 奥登的《英语奥登:诗歌、随笔和戏剧作品,1927—1939》;还感谢漫话印书馆准许我引用斯蒂芬·米切尔翻译的 R. M. 里尔克的《豹》,其一九八二年版本的版权属于斯蒂芬·米切尔,重印自《兰纳·玛丽亚·里尔克诗选》。引用策兰《铭刻》(“Weggebeizt”)、《无半截树林》(“Kein Halbholz”)和《光线》(“Fadensonnen”)中的诗句,经苏尔坎普·魏拉格的准许重印自《选集》(*Gesammelte Werke*, II) (1983);这些诗的英译本一九七二年、一九八〇年、一九八八年的版权属于迈克尔·汉堡,经佩尔塞出版社和铁砧诗歌出版公司的准许,重印自《保尔·策兰的诗》。引用夏尔·波德莱尔的内容出自《恶之花》,其一九五五、一九六二年的版权属于新方向出版社,经新方向出版社的允许而重印。所摘塔杜茨·鲁热维奇的《在生活中间》和奇比纽·赫伯特的《石头》的内容,经作为万丹—道布尔戴—德尔出版集团一个分支的道布尔戴出版社的允许,引自切斯瓦夫·米沃什选编和翻译的《战后波兰诗歌》,其一九六五年版本的版权属于切斯瓦夫·米沃什。